

# 采集紫罗兰



我们的村庄

作者：

[英]玛丽·拉塞尔·米特福德  
吴刚(译)

出版时间：2016年1月

出版社：漓江出版社

编辑推荐词

米特福德(1787—1855)与她所喜爱的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一样,出生于英国汉普郡的乡村。尽管在英国文学中,米特福德不如奥斯汀那样声名显赫,但就自然文学而言,米特福德的影响却不容忽视。

《我们的村庄》是英国自然文学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作,讲述着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

这部系列作品中,作者以日记的形式描述了她四季中在村庄里的发现以及在周边散步时的收获与感触,以女性独特的细腻笔触描绘那里的自然与乡土文化,将常人眼中平淡的生活写出了诗意和灵气。这是一篇篇与土地接壤的文字,字里行间散发着土地的气息,花草的芳香。

本书首次出版的的时候,10年内就再版了14次,让米特福德成为当时最抢手的作者,跻身高稿酬作家之列;书中所写的村庄成了当时的旅游胜地。

本书出版至今,全球各个国家以各种语言数度翻译出版。中文简体版为首次面世。

3月27日阴沉的灰色早晨,空气中有湿润的感觉:清新,但没有风;凉爽,但不算冷。这样的天气最适合一个新近从伦敦而来的人,告别了那里的热力、光芒与喧嚣,投身到迷宫般的乡间,重新获得头脑的休息与心智的宁静。而这些,在那个巨大而又浮华的人工建筑里,都是业已失落的东西。

我得去采集紫罗兰——这是必须的——而且我必须独自前往。任何声音,即便这声音来自我的莉齐,她对五月花脑袋的触摸,甚至只是像五月花那样富有弹性的步履,都会打扰我情感上的宁静,而那正是我竭力想要重新获得的。我要独自前往,带着我那个编得像蜂巢一样的小篮子。我特别喜欢那只篮子,因为那是她给我的,我只用它来装紫罗兰和我特别钟爱的东西。只要一有可能我就会从大路上岔出去。我谁也不想碰到,即便是那些我最想碰到的。

哈!——瞧那边过来的一伙人——骑在纯种马上的绅士,迈着优雅闲适的步子跟他并排而行的夫人——当她脸上的面纱在她敏捷动作带起来的风中摆舞时,真是好一派婉约的风姿!——还有那位快活的英武少年,骑一匹身形健壮的白色阿拉伯纯种马,嬉戏在他们身旁,但随时都准备跃到他们的前面去——这洋溢着骑士风范的一家莫不是M先生、M太太和他们的公子R?不对!身后的仆人穿的制服不对。这一定是某个公爵之家,和他们家上伊顿公学的少爷。我得接着走了。

现在,我不会再碰到任何人,因为我已经离开大路有相当的距离了,正沿着荆豆、石楠与金雀花间那些蜿蜒小径中的一条穿越草地。这些小径是大小绵羊们踩出来的,满是草泥,没有固定的形状,即便是在这个季节里,也飘散着芬芳与甜馨。

我们很有幸住在一个没有用围栏围起来的教区里,这或许得感谢两三位壮健农夫明智的固执,还幸得没人把一位爱夸夸其谈的傲慢的大庄园主人当回事,这才能保留下片片甘美的绿草地,如同散布于耕田中的小岛,从而构成了英式风景那与众不同的美。我现在正在经过的这块公地——人们都管它叫草地——是这些受人喜爱的地点中最可爱的一处。这是一处略有些树荫的所在,与村庄隔了有一段距离。它凹陷于四周那说小丘都觉得

有点过头的高地之中,有一面紧挨着一条颜色鲜亮的大路,另一条大路则纵贯而过。在其周边,草坪、茅屋、农庄和果园恰到好处地交融着,构成一幅绝美的图画。在一个角上是一个大大的池塘,清明澄澈,无与伦比,为图画增添了快活的气息以及多了一份天光。燕子们最喜欢在池塘边出没,孩子们也最爱到这里玩耍。此时此刻那里便聚着快活的一群。我很少见到那里没有聚着孩子的。孩子们喜欢水,清澈、明亮、晶莹闪烁的水,它勾起孩子们的好奇,又满足了孩子们的好奇,这里充满着勃勃的生机。

我正在走的这条路通向一个不那么充满生机的地方。那是位于公地一侧的一栋庞大厚重的建筑,它那坚固的两翼大大地凸出在主体之外,占据了正方形中的三条边,冷冷地俯视着被它们投下阴影的中庭。房子的一侧是一个气氛阴郁的花园,一个老人在园中刨着土,布置出直直的、黑黝黝的菜畦,预备着要种土豆、卷心菜、洋葱和豆子。园子里都是些腐土,活像刚挖好的墓穴。一眼望去,连一朵花或是一株开花的灌木都见不到!没有一株蔷薇,也没有一株茶藨子,只有一些让人感到严肃与伤感的植物。哦,它们与农舍花园里那些错落有致的植物插条迥然有别。农舍花园里种的是让人感到快活的一捧捧黄花九轮草和番红花,那里的桂竹香透过窄窄的窗子向外飘送着甜香,那里的醋栗树丛铺展出富有光泽的叶子,那鲜活的绿色看在眼里真是一点也不输给花朵!

在这栋阴郁建筑的另一边是一片呈现出墨绿色泽的草地,这意味着死水的存在。草地被栽成等距离的柳树围着,与那花园一样,被一道宽阔的、护城河般的水沟与公地隔了开来。那里就是教区的济贫院。它整个儿透露出的就是牢固、结实、有用;——但却是那么阴沉!那么寒冷!那么黑暗!院子里有孩子,然而还是一片死寂。我走过那里时总是不禁加快脚步,仿佛那里是一座监狱。压抑、病痛、衰老、极度的贫穷、悲苦的人生,这些都是我所无法为他们消除或缓解的——这些都是那里的高墙让人生出的想法

和情感。然而,也许,如果不是一定的话,那里面所包含的极度凄凉景象并没有病态想象所擅长描摹的那么多。无家可归者在那里或许会寻找到秩序、洁净、食物、衣服、温暖和庇护,患病者能找到药品与看护,老年人能获得安宁与满足,而那些不幸的人能得到穷人相互间展露的同情,真正的、令人积极向上的同情。世上也许还会有比教区济贫院更加糟糕的地方——但我还是忍不住匆匆而过。那种情感,那种偏见,是无法控制的。

那个阴郁花园的尽头渐渐通入一条浓荫遮蔽的小径,小径悠然蜿蜒,如同一道溪流,“曲折迤迤”(借用一下威尔伯福斯先生曾用来形容亨利地区的泰晤士河段的词语),两边是茵茵的绿草地,牛羊散布其间,美丽的小羊羔们在骄傲地蹒跚学步,为旖旎的春色平添无限生机。而旁边的农田里更是一片蓬勃的景象,那是许多人在弯腰播种豆子,全都是女人和孩子,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田里还有犁和耙,旁边是吹口哨的男孩和赶马扶犁的大人,正在缓缓地勉力前行。在这个繁忙的季节里,这是最主要的农活了。种豆子是一桩多么累人的活计啊!人原本应该有别于那些在田里干活的牲畜,可在种豆子的时候根本就不是那回事!想想吧,一天要弯腰弯上六个、八个甚至是十个小时,用小棍子在地上捣出洞来,然后一颗一颗地把豆子播进去。他们是按播种的量来取酬的,曾有些穷苦的女人受到过“多颗播种”的指责,也就是说她们在一个洞里播了超过一颗豆子。在我看来,考虑到所面对的巨大诱惑,不多颗播种的人简直堪称人类美德的楷模了。

小径又拐过一道弯后,我们来到了立在高高的榆树间的那栋老房子——不知怎的,每当看到这栋旧农舍,我的思绪都会被带回到莎士比亚的年代。这是一所狭长、低矮、形状不甚规则的房子,有一间屋子与整所房子弯折成一个角度,外面覆满了常春藤,长着细密白色叶脉的常春藤。主屋的二层向外突出,用橡木的栋梁支撑着。位于其下的窗户中的一扇,以它那老旧的窗扉和又长又窄的窗格,构成了半个浅浅的六边形。门前一道游廊,廊上摆了几个座位,上面是带小尖塔的屋顶,屋顶上一排烟囱,令画面变得完整。唉!只可惜它离一幅图画还差了一点

点。因为这里有一位漫不经心的房东和一位破了产的租客,所以房子的墙壁都业已朽烂、崩裂塌陷了。

再往前走上几码,我便来到了麦田的边缘。啊!我已经闻到了——紫罗兰那细腻的芬芳便在这湿重的空气中蒸腾、徘徊。穿过这道小小的门,沿着这片绿色麦田的南侧堤岸向前走,它们兀然就出现在了我的眼前。啊!多么可爱的紫罗兰啊!那可可爱又岂是可爱两字所能道出!它们铺满了地面,白紫相间,为矮矮的、坠着露珠的草茎镶上花边,在沉闷的铅灰色天空映衬下,颜色反倒显得更加艳丽。它们密密地聚在一起,数量成百上千。在前几年里,我已经习惯了看到它们从绿色的小蓓蕾开始,然后有一两朵悄悄地率先绽放,却还从来没见过它们如此绚烂地将素朴之美突然呈现到我眼前。说实话,多亏了有纷乱狂热的伦敦作比较,我才能感受到这种纯粹而又真实的欢乐!

它们所处的位置也是那么的美,在这片麦田边缘的斜坡上,棕榈树的枝条在它们头上摇曳,早春的蜜蜂飞来飞去,将它们带着蜜的香甜气息与更为细腻的紫罗兰的芬芳混到一处。那些春天的枝条是多么晶莹剔透,光滑柔嫩,又是多么活力充沛、满含生机啊!还有那边,就在那长满苔藓的老树根旁,长着一丛好美的一丛报春花,一只黄色的蝴蝶在花丛间飞舞,宛如一朵花飘浮在了空中。坐在这花朵丛生的小丘上,将它们装满我的篮子,这是何等的幸福啊!

栖身在这等平静而又甜美的景致里,人重新又会变得像孩子一样无畏、快活、温和。在孩子的世界里思想是诗歌,在孩子的世界里我们快乐而又美好。哦,真愿我的一生都能这样度过,飘浮在极乐而纯真的感觉之上,在宁静与感激中享受着大自然赐予的寻常幸福。这样的幸福能变得如此珍贵,最应该感谢的就是简单的习惯和有益身心的性情。

唉!谁敢奢望能拥有如此幸福的一生呢?但我至少能够将那稍纵即逝的欢乐抓到手里加以延长,能让我的篮子装满纯洁的花朵,让我的心中装满纯洁的思想;能用花儿的甜美令我小小的家充满喜庆;能把我的珍宝与某人,某个亲爱的人,某个没有找到它们的人分享;能在我闭上眼睛,渐入梦乡的时候见到它们。

严勇杰 配图

